歷代名臣奏疏

明太史王錫爵擇

魏相上封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

相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

○蕭望之雨雹疏　漢宣帝地節三年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顓

權所致也附被大者職本心私家盛者危公室惟陛下躬萬几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路温舒治獄論　漢宣帝地節三年

漢禁罔苛密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刑徒比肩大辟歲計以萬數此仁聖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

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不勝痛飾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上善之

張敞上封事漢宣帝地節四年

臣聞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于晉田完有功于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

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盛時或有能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天下必謂陛下不忘功德霍氏世世無患今朝廷不聞直言而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甚相遠臣度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懼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惟陛下省察焉

○龔遂治盜賊對　　漢宣帝地節四年

渤海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問何以治之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民困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潢池中耳今欲臣勝之耶將安之耶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至渤海躬率儉約勸民農桑盜賊乃止郡乃大治

○魏相諫伐匈奴　漢宣帝元康元年

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閒者匈奴未有犯於

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發兵報纖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從相言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漢宣帝神爵元年

其詞曰夫賢才國家之器用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賢者之未遭遇也揆事圖策則君不用其謀諫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

聖主如渾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皇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哉

王吉言得失疏　漢宣帝神爵元年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思世務興太平臣伏而思之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周之

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
未萌也

趙充國屯田奏　漢宣帝神爵元年

宣帝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壊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一上上報
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計
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臣聞帝
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
於禮義之國然其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

懃於寄託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班師罷兵萬人留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雖未即伏辜决可期月而望
羌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
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置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
折羌虜令不得歸沃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
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
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

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帷明詔采擇上竟嘉納之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漢宣帝神爵元年

張敞請令有罪者入粟邊郡贖罪望之等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

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道民不可不慎也〇令民以粟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子弟將不顧死生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雖周召恐不能復天漢四年死罪入錢減一等豪強請奪至為盜賊故不便

〇蓋饒奏封事　漢宣帝神爵二年

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時方用刑法奏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〇賈捐之罷珠厓郡議　漢元帝初元三年

初武帝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歲一反上即
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興兵擊之待詔
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
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
宜也至秦皇帝興兵攻遠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禍卒
於二世之末賴聖漢初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
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
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却之令四方無
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娼

微矣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患籍兵厲馬以攘服之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制海南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盜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於萬里之外是皆廓地好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中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

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荒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不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

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帯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劉向條災異封事 漢元帝永光元年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至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

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心杜群枉之門廣開衆門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並消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劉向諫外家封事　漢　元帝永光元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世執朝柄

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三家並專國政卒逐昭公秦穰侯涇陽專國擅勢頼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終有閻樂望夷之禍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席太后之寵欲危劉氏頼絳侯朱虛侯等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游談者助之説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兩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必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安全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近宗室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則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天下幸甚

匡衡政得失疏　漢元帝永光二年

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志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邑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不大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今之僞薄苛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

和神靈應而嘉祥見

匡衡治性正家疏　漢元帝永光五年

臣聞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陛下子愛海内而姦邪未禁者殆制度變更吏民無所信　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禮本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正家而天下定矣

侯應罷邊備議　漢元帝竟寧元年

臣聞北邊外有陰山單于依阻其中孝武出師攘之於幕北起亭隧設屯戍以守之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古者安不忘危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

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中國設塞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從軍者子孫貧困一旦出亡六也邊人奴婢聞匈奴中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築治功費久遠一切省之卒有他變不可卒復九也罷于自以保塞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非所以保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永救陳湯疏　漢元帝竟寧二年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强秦不敢窺視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鞞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今湯蹀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

封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劉輔慎宮選疏　漢成帝永始元年

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諫議大夫劉輔上疏曰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塞天

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

梅福論王氏書　漢成帝永始三年

南昌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置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

不見其形顧察其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也

谷永論神怪　漢成帝永始四年

臣聞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背諸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遙興輕舉浮游蓬萊黃冶變化者皆挾在道以欺罔世主聽其言若將可遇求之盪盪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長弘以鬼神之術輔靈王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身辱國危秦始皇甘心於神僊之道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少翁公孫

卿欒大等言神僊祭祀致福之術其後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夫周秦之末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
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惟陛
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師丹論限田　漢成帝綏和二年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
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
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
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

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奏上

不報

賈讓治河三策　漢成帝綏和二年

騎都尉秦儕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據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徙冀州民當河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此中策也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此下策也

楊雄諫絶單于　漢哀帝建平四年

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爲虛費內、不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限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

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

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返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今單于歸義柰何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書奏天子悟焉更報單于書而遣之

王嘉任人疏　　漢哀帝元壽元年

上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

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董賢倖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益怒下嘉廷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嘔血而死

新莽始建國三年

嚴尤諫伐匈奴

莽欲立威匈奴遣孫惠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蚊蝱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粮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王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彊境既全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粮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

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粮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粮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資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多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

○鄧禹杖策定計　　漢帝玄更始元年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安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

止於中興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隗班論周漢之勢　漢光武建武五年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雖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

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隗然其言

○班彪王命論　漢光武建武五年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帝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也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而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而妄處哉。故雖遭離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况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帝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擧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擧，此

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應符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朱浮諫數易守宰　漢光武帝建武六年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閒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顧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鄭興日食對　　漢光武建武七年

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下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陳元僞祀之王疏　　漢光武建武七年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隷□□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

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伺察公輔之罪帝從之

○杜林論科禁　漢光武帝建武十四年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風損防患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得失故破矩爲圜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

無究竟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桓譚諫信讖

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

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辭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者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

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楊終請罷邊兵疏　漢章帝建初元年

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於父之道征伐匈奴屯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

異終從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

○陳寵寛政疏　漢章帝建初元年

是時陳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寛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馬廖勸成德政跡　漢章帝建初二年

馬廖慮美業難終上跡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第五倫寬政跡　漢章帝建初一年

第五倫上跡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

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懃懃懇懇寔在於此上善之

○韋彪貢舉議　漢章帝元和元年

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然其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虞文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丁鴻論竇兄弟　漢和帝永元四年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凌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

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夫壞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又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

臣依托權門傾囊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天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樊準勸興文學疏　漢殤帝延光二年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光武受命中興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誠不足言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

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臣愚以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仲長統昌言　漢安帝永初元年

大尉徐防以災異寇賊雨水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制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

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屬，豈不畢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也。

○陳忠豫廣帝意疏　漢安帝永初十五年

詔舉有道之士，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群吏，必承嗣徜應，爭爲切直。請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帝從之。

楊震親賢遠奸疏　　漢安帝永初十五年

時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不聽

左雄久任疏　　漢順帝陽嘉元年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與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

胡廣駁左雄察舉

漢順帝陽嘉元年

臣聞君以博照無覽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古人詢於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選舉因

不毋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疆終賈誼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襍伯軌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士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唯陛下納焉

漢順帝陽嘉二年

○郎顗災異對

上右詔顗問以災異顗上疏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

之奉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太平其可得乎

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爲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年於時三朞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

○李固地坼對　漢順帝陽嘉二年

洛陽宣德亭地圻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若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耶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

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

○張衡崇正疏 漢順帝陽嘉三年

五月旱上問消變之術張衡以為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勅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李固予梁商書　漢順帝陽嘉四年

春秋褒議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達賢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羣躭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獲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朱穆崇厚論

漢沖帝永嘉元年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寔不居其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故田蚡

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摻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爲一旅士又況其下者乎

○崔寔政論　漢桓帝元嘉元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躭耆慾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怙衆守祿或跡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緩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政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决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

寧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擯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君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御世故宜參以伯政伯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邦之撰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為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隳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羽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以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輿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御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钳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一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迺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迺定律減笞輕捶自

是之後筴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廷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劉陶訟朱穆　漢桓帝永興元年

詔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上書訟穆曰中宮近習竊弄

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吏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擊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劉陶鑄錢議　漢桓帝永壽三年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盖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

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鑄造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手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

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陛下寬鍥薄之禁後鑄冶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派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燦然皆見無復有遺憾者矣

荀爽日食對　漢桓帝永壽九年

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

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也婚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

蔡邕諫伐鮮卑書　漢靈帝熹平六年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事闕

四方、南誅百粵、北討强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民、民不堪命、起爲盜賊、旣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夫以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并乏之事、劣昔時乎、自匈奴北遁、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若兵連禍結、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人

疽方令郡縣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氏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苟無慼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校短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楊賜蔡邕災異對　漢靈帝光和元年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曰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譏諫驕溢門吏霍玉依阻爲奸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陳琳諫召外兵　漢靈帝中平六年

中軍校尉袁紹勸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聽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

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荀悅申鑒　漢獻帝建安九年

時政在曹氏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諸葛亮隆中計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劉備見諸葛於隆中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守不能守此殆

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賢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治蜀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正謂亮曰

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顧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尊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楊顒論相體 漢昭烈帝章武元年

諸葛亮嘗自校簿書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諸葛亮前出師表　漢後帝建興三年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謬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々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

惜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諸葛亮後出師表　後主建興六年

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

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朞年巳喪趙雲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未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巳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鄧艾屯田議 漢後帝延熙四年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

魏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定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

有儲而無水害、

歷代名臣奏疏卷之四

明太史王錫爵擇

傅玄論士風　晋世祖泰始元年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爲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有敢言晉主嘉納其言、

〇杜預論考課　晉世祖泰始四年

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似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可考所統其有優劣猶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論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賀邵奏飲諫　晉世祖太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譽者譽日損而禍至今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非所以保洪緒也

○○羊祜伐吳疏　晉世祖咸寧二年

期運雖天所授功業必因人而成謀之雖多決之欲獨蜀之爲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今淮東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

國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晉主深納之議者衆不可祜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杜預水災疏　晉世祖咸寧四年

勅袞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王聽之民賴其利

○傅咸議省員吏　晉世祖咸寧五年

晉詔議省員吏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幷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最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陶璜山濤諫罷州郡兵　晉世祖泰康元年

詔罷州郡兵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郭欽徙戎論　晉世祖泰康二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憾殺害長吏漸爲民患慕容涉歸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

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馮翊大原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

傅咸論奢侈　晋世祖太康三年

時王愷石崇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

尚無有窮極矣

劉毅罷中正除九品疏　晋世祖泰康五年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駮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優劣異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

四也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矣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之而終不能改也

劉寔崇讓論　晉世祖泰康十年

帝為太子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倩素命為之傅寔以時俗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

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爲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

劉頌封建親賢疏　晋世祖泰康十年

時封宗室數人劉頌上疏曰臣聞爲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難甚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反漢循

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憚逸而好勞誠以政體然也

○裴頠崇有論　晉惠帝元康七年

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故心非事也

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頹論亦不能救

江統徙戎論　晋惠帝元康九年

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

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
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
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内獲安疆埸不侵而已魏興
之初與蜀分爭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
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
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
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
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
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
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輙爲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

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彌
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
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
不在寡而在於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
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
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戴邈立太學疏　晉元帝建武元年

立太學十有一月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
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

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illegible]篤道崇儒以勵風化、
王從之始立太學

紀瞻上尊號議　晉元帝太興元年

愍帝凶聞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

○○范甯罪王何論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范甯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

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毋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何承天禦戎四策南宋文帝裕元嘉二十三年

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咨謀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縱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不可也因陳備禦之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抗群虜三曰纂偶車牛以載檀械參合勾連以衛其衆四曰計丁課仗隨所設從

亏鎔利鐵官以充民近師遠屯費重怨深以臣料之术君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遮而師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粮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高允諫魏太子　魏太平真君十二年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富有四海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

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願殿下斥邪佞親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則休嘉至而謗議除矣

○周朗日食上疏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中寶笥著衣也且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寔先宮閫可不慎與

○甄琛議罷鹽池之禁　魏主正始三年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元勰尚書邢巒奏曰琛之所列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

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失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處

薛琡論銓選　　魏明帝神龜二年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爲尚書亮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雖未盡美什取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力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男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

孫伏伽諫疏　唐高祖武德元年

唐以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

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唐王省表大悅

◎李素立寬刑疏　唐高祖武德元年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秦王世民止遷都疏　唐高祖武德七年

秋七月突厥入寇或諫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秦王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

張蘊古太寶箴　　唐高祖武德九年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士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

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
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
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
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
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
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

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溺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之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

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躰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杜淹魏徵雅樂議　唐太宗貞觀二年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

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魏徵兼聽偏信對　唐太宗貞觀三年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

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群臣區處突厥部落議　唐太宗貞觀四年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顔師古請寘之

河北分立酋長鎮其部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置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

以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爲四州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

○魏徵論教化　唐太宗貞觀四年

上初即位帝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伯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黄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伐紂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用徵言

蕭魏李顏封建議　唐太宗貞觀五年

上問公卿享國長久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魏徵曰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李百藥曰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

後將驕溢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卷若守令老迭居也頗師古以為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是扶京室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張玄素修洛陽宮諫　唐太宗貞觀四年

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財力何如隋世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

亦同歸於亂耳上嘆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雖有事至洛陽雖露處亦無傷也

○李大亮賑西突厥議　唐太宗貞觀四年

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寔利也上從之

○魏徵封禪議　唐太宗貞觀六年

群臣請封禪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耶德未厚耶中國未安耶四夷未服耶年穀未登耶瑞符未至耶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遂寢

○馬周論時政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大雨穀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宮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上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

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得人
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三十
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
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户
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
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
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盖厲幽嘗
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
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
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

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甚幸

十思疏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親賢遠奸疏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魏徵上疏以為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

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内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

二十七志寧馬周襲封議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財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議朕欲令公子孫世爲有土之君

而公薄之朕豈彊奪將衆士邪乃詔停之

◎十漸疏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遂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恠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輿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

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爲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一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二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暱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

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

九漸也在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正陛下保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恬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館使萬

世知君臣之義復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疋

劉洎讜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

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絶是知以至愚而對至明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説猶恐群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上飛白荅之

○薛謙光選舉疏　唐中宗嗣聖七年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朱敬則緩刑疏　唐中宗嗣聖九年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剌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数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

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乾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禩議然急趨無善迹促社少和恕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狄仁傑勸還廬陵王議　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姪姑之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

蘇安恒勸復廬陵王疏　唐中宗嗣聖十九年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寳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

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
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

辛替否建官疏　唐中宗景龍二年

始用斜封墨勅除官吏部銓選歲數萬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

矣

姚崇十事疏　唐玄宗開元元年

上每咨崇以天下事崇滚滚不竭上曰卿宜相朕崇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先行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觧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竪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

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僊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宋璟復貞觀奏事政　唐玄宗開元五年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則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伏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

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李蕚擊魏郡策　唐肅宗至德元年

先是清河客李蕚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内錢帛於彼以贍北軍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蕚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田軼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

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郭從謹諫致亂疏　唐肅宗至德元年

帝出至蜀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亦悔其過

楊綰舉孝廉疏　唐代宗廣德元年

禮部侍郎楊琯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尊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寖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通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之[illegible]與明經進士並停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

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顏真卿論諫官先白宰相疏　唐代宗大曆元年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李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

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高郢止崇佛疏　唐代宗大曆二年

魚朝恩作章敬寺進士高郢上疏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狥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

沈既濟選舉議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沈既濟上選舉議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

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郡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左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劉宴擇人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晏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多士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

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劉晏理財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劉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

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

劉晏榷鹽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晏專用榷塩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塩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塩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塩之鄉置塩官收塩戶所煑之塩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塩鄉遠者轉官塩於彼貯之或商絕塩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塩官獲其利而民不乏塩貴其始江淮塩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塩利不過八十萬緡而

價復貴於海鹽、

○劉晏轉漕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先是運關東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還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

○劉晏造船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晏於揚子置一塲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塲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陸贄論兩河用兵　　唐德宗建中四年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

分隷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
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
久武備寖微雖府衛俱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
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
輕之權忘深根固蒂之慮陛下之想及此豈不爲之寒
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
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
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
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
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勑

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獄京師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與已輸者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揺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陸贄資理興邦疏　唐德宗建中四年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鄙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

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

○陸贄兩情九弊疏　唐德宗建中四年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嚮日致禍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其略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之不交故也上約己
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
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人君臨
下當以誠信爲本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
上行下效上施下報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
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
是故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
夫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
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以聖賢唯以改過爲難而
不以無過爲貴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

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曰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過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德上頗用其言

(三)陸贄勸下罪己詔　唐德宗興元元年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
近騷然行賫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
於下而朕不知馴至亂階變遷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
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
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
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
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
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
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
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并

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架竹木茶漆榷塩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李抱眞入朝王武俊田悅李納等皆去王號

○陸贄勸推誠疏　唐德宗興元元年

贄上奏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王嚴肅雄猜而荊軻奮

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馭韓其然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也於不親人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顛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李泌議復府兵　唐德宗貞元二年

泌爲上歷叙府兵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

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后氏以來承平日久府兵侵墮爲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賫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

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請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曏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李泌因事納忠疏　唐德貞元三年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愼勿報仇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

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則天下永無事矣

陸贄請長官舉屬吏　唐德宗貞元八年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

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陸贄歲運和糴議　唐德宗貞元八年

贄言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内和糴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畜用貨泉

○杜黄裳任賢對　唐憲宗元和元年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至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

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畏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

深然其言

○李絳政事疏　唐憲宗元和二年

上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李絳論河北淮西事體　唐憲宗元和四年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

人不從則興師討之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劉濟魏博田季安易定張茂昭淄青李師道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時吳少誠病甚李絳上言曰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illegible]其黨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

○權德輿寬猛對　唐憲宗元和四年

上問輿為政寬猛何先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叛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條魏博事宜　唐憲宗元和七年

魏博田季安卒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令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

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四拜請爲留後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

若惜之無上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

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李愬論平淮蔡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李愬既平淮蔡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愬曰朗山不利

則賊將專為備若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韓愈諫佛骨疏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上留佛骨於京師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臻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

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諸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唐敬宗寶曆元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大臣罕得進見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荅之

杜牧罪言　唐文宗太和七年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畧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

不得尺寸之用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衞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衞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衞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衞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

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圖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簒使外不叛內不簒其置府兵衛乎

戰論

唐文宗太和七年

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支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

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鈍弊是不蒐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上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三也喪實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夫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專任之過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

○李德裕論朋黨　唐文宗開成五年

李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

務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論澤潞事體　唐武宗會昌三年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已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須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

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决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

李德裕面諭三鎮　唐武宗會昌四年

河北三鎮遣使至京師裕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勑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勑使馬求官反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王式論兵　唐懿宗咸通元年

[illegible]賊裘甫攻陷象山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

之式擒裘甫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人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至勇力而鬭鬭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孟昭圖遠宦官疏　　唐僖宗中和元年

上日夕與宦官議天下事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上不報

韓偓除宦官疏　唐昭宗天復元年

崔胤欲盡除宦官上召韓偓問之對曰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善則獎有惡則懲則咸自安矣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

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襲吉論富强　　唐昭宗天復二年

汴兵圍晉陽李克用以貯粮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李襲吉對曰富國不在倉儲兵强不由衆寡伯國無貧主强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

王朴平江策　　周世宗榮顯德二年

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德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才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

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顧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嚮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則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强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强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

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